

葫芦娃

王大米 王大米 2017-05-10 05:02

今年这个学校可以改名了，改成“总统直属国家戏剧学院”，光这一年，我们这个小班大大小小也排练了许多“原创戏剧”。刚刚结束了《葫芦娃》的排练，背景音乐，台词，小道具，每个人都投入得很，致力于把它变得好玩，常常笑到无法自拔。

十分喜欢现在俄语老师的教学方式，老师是一头金发的俄罗斯中年女人，我们称她为“小天使”，她的姓就是“天使”的意思，眼睛常常发亮，有时像个小孩子一样，对很多事情充满了好奇。学到俄罗斯婚姻的话题，就让我们演一出离婚剧；学到家庭的话题，就让我们打辩论赛，讨论中国传统大家庭；学到俄罗斯童话，就让我们表演一出经典中国童话。这个过程中，已经不仅仅是单词学会多少个的收获，而是秉承传播文化的观念，即使观众只有一个，我们也是不亦乐乎，逗老师，逗自己。

有时写东西写得比较晚，也是基于精益求精，想着第二天要把这些文字都表达出来，就会很满足。这就是语言学习者牙牙学语的快乐吧。我的同学一如既往地创意百出，敢于表现，常常在旁惊叹，为什么我就想不到这些点。

留学环境里面，几个同班同学的圈子，买菜做饭，学习写作业旅游，没有大学的大环境，没有社团同乡会这些外延空间，彼此接触的面更广更深，生活中磕磕绊绊，偶有小矛盾，也会抱怨和吐槽，也会有和解和欢笑。今日看大家打成一片，逗趣开玩笑，就像我们演的葫芦娃一样，不过是一群孩子，一路打败蛇蝎二妖，渴望世界和平。

也许是最近看港人文章看得多了，万事望着港剧大结局，感悟人生的方向想。最近留学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，容易感怀起来。

今日也是俄罗斯胜利日，和朋友在阿尔巴特街，挤着去看阅兵，俄罗斯军事装备自不需我这个外行来赞叹，只是在人群中，大家一起喊 ура的时候还是被感染到。阅兵仪式之后，下午三点是大游行，二战牺牲的烈士家属举着亲人的照片，一起在тверская这条近红场的大街上游行。在地铁上，女人爱戴着船型军帽，老少胸口都常带着“乔治”纪念带，很多人举着祖先的照片，举止中一股自豪感。“他们都还记得，而且会谈论它，会告诉自己的孩子先烈的故事。”这是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。

军帽在金黄的发丝中游动，橙黑绶带满城飘扬，我总是能看到最英气的五角星在高处。